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象辭卷六

餘姚黃宗炎撰

䷎ 山下地上 謙

夫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盛滿之勢豈人所易居守之之道唯自貶損以防其驕亢故大有之後繼之以謙也謙之為象合地山而成卦地勢平順山形峻絕似乎山高而地卑也然而地之為地東西南北萬里之

中其為崔嵬巀嶪而不可攀越者何能計數乎以近者視之若千尋萬仞迥出乎地逺而迨於一舍之外則虧日月而干霄漢者悉入乎地中而不見是嶔崎之力易窮而廣厚之量莫測也山亦惡能逃於地外哉地常不足能包山之有餘地常卑弱能納山之高强然山體下止則為剛土以絡地地體上順則為柔土以連山皆收斂於内成其堅固凝聚之氣不為發越亢滿之形以西南之地土益東北之山土猶語云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卦承大有之後恭敬退讓非聲音笑貌之虛文蓋實見盛之必衰盈之必傾毫髮不可以增益惟宜斂然以自守下體三爻謙謙鳴謙勞謙皆自處於寡義在所益上體三爻撝謙不富侵伐行師征邑皆已見其多義在所裒裒多益寡天時人事之所必然故遭逢盈滿為小人之不幸以其不能謙也謙之為道養德養心俱自取於卑下匹夫勝予有令聞而不敢居有勳勞而不敢矜動容周

旋兢兢於規矩以之臨大事則毅然而任重艱難歸已功名讓人此地之所以致養乎萬物而山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山為剛土地為柔土東北西南兩相對待剛土為骨柔土為膚地上之山如人身骨節隆起於膚外山藏於地如人身諸骨隱伏於膚内凡為平地者亦莫不有剛土以錯雜但淺深隱現之不同登高峰之絶頂眺望羣山各有枝幹脈絡微顯皆行於地底能穿江越河甚而跨海者有之則地固載山山

亦植根於地以互結交固也所以易位而為剝則山無根底徒附於地上必將傾圯崩墮不能久峙者也故謙非柔媚容說者所能唯剛介不阿者能之

謙亨君子有終

有功德而不矜伐舍已而從人立身以恭執事以敬乃可謂之謙人唯傲慢自是故多窒礙而不通既以謙矣何用不亨然天下小心畏事者亦往往自處卑下不欲與人校得失辯是非甘自安於柔懦此其力

之不足非其德之有餘也苟或居得為之勢則慎重之念漸輕而偃蹇之意漸著矣唯君子為能操之於盈滿之際至於耄期而不改則謙之為德直與性俱成者矣故曰有終非始之難終之難也

謙　謙敬也從言從兼人之驕倨莫甚於言語謙之取義於言兼者不言而躬行之謂即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大凡篤實行者自知踐履之難每見已不若人必無誇大之辭不言則已言則兼行自能敬謹而

卑約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位不欲居人之上功不欲居人之先所以能亨莫高於天天道旋轉於地下其氣下濟故能㘴七政以照臨而成光明之象莫卑於地地道通達於天其形雖卑其上行之氣莫得而遏抑之也吾觀天道寒

極而陰消暑極而陽往日中則西傾月望則魄生是虧盈也春温未極而夏暑隨之秋凉未極而冬寒隨之日雖速一歲而周天月雖遲一月而周天是益謙也吾觀地道蕃盛者必趨於消索帝王之都會條為坵墟人物之冈數易為榛莽是盈之就變也深谷積為邱陵磽确轉為膏壤下里邊鄙乘時而集天下之舟車是謙之納流也黍稷非馨高明鬼瞰作善降之百祥主祭而百神享是鬼神害盈而福謙也至於人

道其惡盈也勢之所在則面是而背非權之已去則彎弓而從事其好謙也智者竭其謀勇者竭其力輕千里而告之以善矣彼有德有功其位本高高而能謙適所以增益其光輝而如天之下濟不矜不伐自視甚卑卑非柔懦孰得而踰越之則如地之上行高如泰華跛䍧可陟卑極於地終日為人所踐履而欲踰於其外雖夸父不能此卑不可踰之明驗也光而不可踰君子之所以有終歟　天之生人各有分量

坳堂杯水止浮芥舟燕雀飛揚不過枋榆有天下而不與其量過於天下也簞食豆羮見於色其量不及簞食豆羮也未滿乎量不期恭而自恭既盈其量不期驕而自驕有若無實若虛唯其謙也謙不可量四海不為富天子不為貴所以可居天位而安萬乘若田舍翁有鍾庾之貯則足高氣揚不能自禁豈復可加以區釜乎

𢀸甲賤也執事也從甲謂貴者出令甲也從左謂賤者

奉令不但右手執事雖左手亦勉力以操作也𢡮𢡮
氣損也從虐鷹其聲如虎從丂氣之舒也言氣以號呼
而至損傷通為凡物缺損之用天以氣言則尤切踰
踰越也從足從俞俞有進之義言以足進而越之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厚山高載華嶽而不重地之謙以順也山為剛土
植根於地而為之骨地為柔土包括於山而作之膚
山之謙以止也地中有山之象所以名之曰謙也君

子觀乎其象見山雖峻絶地實含之不覺其多地雖卑下山實負之不覺其寡則萬事萬物之參錯而不齊裒乎彼而益乎此適得其當稱其物之輕重大小施而錯之均平不頗各得所宜聖者作明者述愚不肖者奉行未嘗覩賢智之有餘又何從知庸衆之不足非君子莫治野人野人不可以為勞非野人莫養君子君子不可以為貴驕於何生傲於何長此光明而不可踰謙之原也

[seal]褎衣博裾從衣從𤓯保 詳繹其義乃保母懷抱小兒製為寛博之衣便於褁䕶也因有愛惜之義故借為褒貶之褒因有有餘之義故轉為褒益之褒俗誤作褎非是[seal]多重也從二夕會意作於朝息於夕人之常也茍能夜以繼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不期其多而自多矣漢志所云一月女工四十五此之謂也後儒引周禮一后三夫人當夕以重夕為多此侮聖之言也[seal]寡少也從門從頒言室家之

内其所賜與不必皆多唯以均為當借為諸侯自稱謂恩德之及人者少猶不穀之云不能養人也稱稱銓也從禾者凡輕重長短皆準於禾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十二秒當一分十分而寸從爯音義同

手舉之也古但用爯而義晝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卦本謙也初處最下是謙而又謙也故云謙謙謙不厭其卑故以君子歸之人情傲慢縱恣康莊即能推

轂衽席即起戈矛如以敬慎退遜處之何險之不濟

用謙謙之道以涉大川大川安於燕居矣未有不吉

者初未與物交不可為險難甫當山下不可為大川

蓋君子立身處世唯當以戒慎恐懼為心無他謙而

已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以恭敬遜慎為義似乎屬與人接物而言豈知君

子宅身居已空空無知學如不及求無大過其處於

畀者乃其所以自養蓋育德滋心若此而非在外之容儀也牧養牛也人心驕亢每欲出乎齊民牛性犇悍恒欲鬭很而超逸牧人之養牛引其縻而加之軛牛無不聽命者君子之養心以義為縻以禮為軛而鞭策之以學問則妄念潛消唯覺自視欿然豈特對人為謙哉

牧 牧養牛人也從牛從攴攴者人執鞭朴以驅策之也

六二鳴謙貞吉

謙以安身立命本不期於表暴也而令聞日彰鳴謙之謂也養之於初至此則粹面盎背發為和樂之音聲盎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詞氣斯遠鄙背者也以柔順之德居中正之位謙將上行其吉宜矣山體下虛山鳴谷應之象詩人以鳥鳴嚶嚶為求友之聲正與此鳴相似夫鳥之和樂而發為鳴羣鳥從而和之君子恭敬自處人樂從之千里告善亦猶是也

鳴 鳴鳥聲也從鳥從口會意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者聲聞之達於外者也茍為無本則色莊者矣唯其中心自得所以徵諸雍雍和美之音也養之已至故能心得至於心得則不自知其謙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之所以成謙以九三一陽當上下之交覆山而載地有能不矜有功不伐勞而謙者也陽性上往艮德

為止止而不進則滿不至於溢高不至於危君子處此所以有終而吉也故以象辭歸之　夫日中月盈日月之至盛也其終則為仄為食午未之際草木暢茂亦其至盛也其終則為彫零黄隕人世功名之至盛其終則為喪身亡家唯能止而不使之至於極盛則終即其始期頤耄耋乃謂之考終乎
勞勞劇也從力從營省言極力經營則勞瘁也古作𤯓
懲從悉從營省言悉心經營則勞劇也正或

勞心或勞力之意凡人勞則熱其火内生而達於外著兩火者一為君火一為相火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一剛而率衆柔在其下者二陰為卑為寡卑者經九三而上行寡者得九三而益之在上者三陰為高為多高者從九三而下濟多者得九三而裒之彼萬民者俱頼此而平施又復止而不進安於下卦而終焉德盛禮恭東西南北寧不心說而誠服乎

六四無不利撝謙

已過乎山而就夫地是歷盡崎嶇無有阻難者去險處順更何虞乎故無不利撝者指麾如意之謂率性皆道動容中禮無往非謙也　初曰牧養乃謙之始基二曰心得則養已成矣三曰勞曰民服措諸事業而功勲著矣謙之為道亦既盡矣故云有終及至於四是終而復始其布置施為縱横如意不逮戒謹而自恭不必端莊而自敬者也

撝撝裂也又以手指麾也從手從為言分裂指麾皆手所為也分裂即分布之意

象曰無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不違則猶言不踰矩也色溫貌敬隨其所施無不合宜言斯可模行斯可楷各得其當然之極則何有於過不及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五雖君位而三為成卦之主其功勲事業皆三代之

勞矣富有天下而藏之民間任之勞臣故君不富而用則取諸其鄰也鄰臣鄰也指三在下卦而言富則盈盈即非謙恭儉之君未有聚財自專者豈唯平居為然即侵伐之事其所利用者亦不過如此爾古今之大繆俱以富國強兵為行軍之本威武獨斷為出師之道曾不知府庫之富未可恃必富在天下乃足久甲兵之強不足畏必鄰國朝宗乃丈安人君騁威不過匹夫之勇必命將任之乃無敵於天下是行軍

出師亦必以謙德為貴也謙果無所不利矣

傳侵漸進也從人從又從帚人持帚洒掃由尺寸而漸進非可超越以往者借為侵伐之用言徐徐從事與征討驟加不同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侵伐非謙之事以謙德而行侵伐則不服者服矣舞干羽而有苗格正人之不正孰勝於此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二之鳴虛谷傳聲也上之鳴登高而嘑也謙貴卑不貴高高者之鳴雖聲聞於遠而和之者寡似於上下有隔絶之象其退讓恭敬利用之於行師以征其邑國夫行師者爭鬬攘奪無所不至豈謙者所樂聞哉然以鳴謙用之乃仁聲仁言傳播遐邇雖干戈威武亦皆文德懷來矣邑國者邦内之國詩云商邑翼翼是也言侵伐言邑國俱不敢誇之辭謙象也五上兩爻侵伐行師若辭意重複但五之大旨言謙不特為

文治即侵伐亦謙可也上之大旨言謙本能修武備行師亦無害於謙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聖人之志豈不欲以謙治天下哉鳴於上而無和則於其志有未得也必不得已乃可用行師以征其邑國也見聖人志本在謙謙有未得至於行師非其志矣　二鳴謙而中心得上亦鳴謙而志未得居下之謙易居上之謙難也二為寡寡在所益故得上為多

多在所褒故未得

䷏

地下雷上 豫

人情傲妄則很愎與物必乖應事必踈謙恭敬慎視天下皆可親愛天下之人亦無不親愛於我者其雍雍和樂從容暇豫之氣象於斯著矣謙固繼之以豫也豫有和樂之義有從容之義卦承謙來其過抑退藏非一朝一夕自然變而為發揚宣暢凡欝之極未有不申之至者然取象於雷地何也雷以陽氣伏於

九岡閉錮沉匿可謂甚矣其時之萬物俱窒塞而莫吐及時至而猛厲奮迅以出地氣悉隨之以上升其將離地也勢最急迫其既出地也氣皆安舒至於安舒則萬物和樂萬事從容矣和樂從容發而為聲音琴瑟鐘鼓以宣之作而為器具重門擊柝以備之皆順時振動者也順則豫說動則豫備豫說豫備事理相因大凡人情安舒則和樂其所圖維必能詳審稍有匆遽則鈌畧每生於此際惟豫說乃能豫備豫備

之至天下之艱難不足畏倉卒不足虞惟豫備乃益

豫說也然常人閱歴憂患其心神警敏處於安樂未

有不怠惰乘之者怠惰遲緩則忽於當前而不覺三

四當人位有遲疑之戒故豫莫重於知幾知幾非他

亦仍是豫備而已初在地下雷所自出之處故云鳴

二在地中土之堅者故云石三近雷有驚瞬之象故

云盱四為成卦之主雷體而出地者故云由五當雷

衝故云疾上居豫極說樂之至則惟有昏迷而已矣

故云冥二體六爻又有作樂聲容之義初之鳴考鐘伐鼓管籥並奏也二之石搏石撫石也三之盱干羽雜進儀文可觀也四之朋盍八音齊舉舞佾皆集也五之疾樂大備而繁弦促節也上之成樂竟而闋也雷為衆聲之長當其始發不能無猛厲震驚既而宣泄天地之和萬物由茲而生遂建侯行師未嘗不變更動衆及其寧民定亂歌功誦德氣象雍和以昭格於鬼神禮以和行樂以和作有以也夫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安舒和樂先事知幾之義震為長子居於地上有土有民建侯之象一陽得用而統羣陰又非君位為將帥行師之象夫建侯者必君民親愛設險守國行師者必將卒同心知彼知此俱非和樂知幾不可建侯備鐘鼓之縣聞其樂而知國祚之興衰行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辨其宮商而知勝負亦皆和樂知幾者也故豫之所利在此　一陽統率五陰惟大君坐

明堂而朝諸侯為宜比之象也外是則將帥率師亦一人操權而號令億萬故復師謙豫皆有行師之辭獨剥不言行師者上陽無位止於極外不能指麾在下之羣陰故也師二居中應君又在下卦乃人臣奉君命而出境專征之象故特以師名歸之謙三不敢自專以征伐行師歸權於君與輔弼之臣謙道當如是也豫四近君而總師柄其權震主故五有疾死之嫌復初居下位卑力薄未可駕御羣陰至於卦終乃

取行師之象猶云大敗由是觀之行師之道惟居下卦則不僭得中則吉能止則有終舍丈人君子未可也

豫豫從象從予人情奪之則怒而憂予之則喜而樂喜樂形於顔色乃受賜予之象許叔重謂獸之大者但言象矣於予何取未然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何以謂之豫也九四一剛為卦之主五柔應之聽其轉布施為莫或違之者君子之所懐抱志無不行矣古今之經綸作用必以動而後成然惟順時則不先不後適合其幾宜是順以動方為豫也豫之順以動即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亦不過如此况於建侯行師乎焉能有他道也天地以順而動故日月代明成其晝夜而無過差四時迭進序為寒燠而無衍忒聖人以順而動則刑罰之設皆條理燦然清而不淆使

民心説服不敢犯之矣豫之因時其義顧不大哉

四以一陽居近君之地自有君弱臣强之象以其威

權行於境外建侯行師其事也故不言其翊主内治

之道若何夫子之特舉刑罰亦見威權過重之意反

覆丁寧於順動以明地道臣道不可不慎也

𢛳 忒失常也從心從代省人心本正引於外物而

代其本心則失其常道矣又曰更也更即代之意小

篆又作𢘍宜合為一字 罰 罰罪之小者從刀從詈

謂以刀筆列其罪狀於方册之中不使再犯也

清朗也水潡之貌從水從青水之潡者其色青借為

明白之用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陽氣壓於重陰之下欲升而不得則發為靁劈地以

出凡天下之陽氣皆隨其上達之勢各自奮迅而起

靁出而土膏萌動地氣奮發也當此之際通徹和暢

萬物說樂故名為豫先王觀乎此象思所以宣人情之鬱滯導事物之雍和者無過於聲音乃以五音十二律寓諸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中作為一代之樂崇高其美德歌舞盛陳以享郊廟大合衆工極於九變薦之上帝協和神人格於上下配以祖考與靈聲之宣暢同也殷作樂之盛也

奮 奮大飛也從奞從田田野空濶鳥得張羽而大飛借為凡興起振作之義崇 崇嵬高也從山從宗

凡山必有發根之所如水之有原乃萬山之宗主其形勢必崔嵬高峻散其幹枝脈絡為一方之羣山也

殷 殷作樂之盛稱殷從㐆依從殳㐆乃反身之謂樂工俯仰升降翩翻其身也殳者樂工所執以舞之干羽也衆工隨太師為節奏其聲容咸從之借為凡盛厚之稱今於作樂殷薦而僅云盛既忘其本兼不知聖文之明確其不可移易如此

配 配酒色也從酉酉即酒也從己己指飲酒之人各有一己之分量

也隨其分量徵乎面色其多寡恰相配合而不可强也借為凡相稱相當之意

初六鳴豫凶

聖人以憂患作易宴樂原非所尚豫許其和不許其佚初在羣陰之中獨與豫主為應安舒喜說之象見諸言詞自鳴其得意則驕矜傲慢满而盈溢矣凶何疑乎蓋初自謙上來謙多過抑令聞廣譽表暴而為鳴及至此則宣泄無餘藴正與敬慎退藏相反小人

一處順境讙呼叫笑不能自持者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人或始於憂勤終趨怠忽者衆矣位當初六實人事之始基而逸樂彰聞於外志非遠大即此已窮極而莫可增益所以凶也　鳴謙者居卦之終如人之耄耋處爻之上如位之師保猶云志未得何器量之弘也惟謙故不盈鳴豫者居卦之始如甫親人事處爻之初如稍承顧盼即云志窮何自視之菲薄也惟豫

故無求益立志之君子安可不弘毅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處逸豫之時多柔弱而不能堅固多舒徐而不能敏速人情使然時為之也六二得地之中其於土也為骨土之骨則石矣禀性堅固廉隅分别介不可移寧靜冲漠之至其明自生事物當前見幾敏速不俟終日已先覺矣葢以貞而獲吉也夫安樂足以愚人之志慮覬望足以蔽人之聰明内懷恬淡外絶希冀以至静觀天

下之至動迅雷之轟烈非不可驚也曾未須刻而氣息莫追郊原平順萬古如故富貴浮雲晏安鴆毒智者不溺也

石石山石也象在嵒下之形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自守外慕不能入順制動静生明知幾於微有吉無凶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豫句遲句

當動静之交雷雖從此而出然既離乎地則絶無蹤

跡之可援矣徒張目仰視羨其去之疾速不及攀附以為悔盱人之豫而自悔其遲心無主而說於外其能免於悔乎如一等素無品行之人向嘗隨行侍坐藐焉不以為意倏然奮迅而起操天下之大權己方瞻其嚬笑以為榮辱使早知此我欲為彼所為亦復何難但悔其遲爾苟順動隨時進禮退義奚至於是

盱盱張目也從目從于于氣舒也人張目則口亦開其氣多出遲遲徐行也從辵從犀省犀子不能

疾行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與動為隣外見可欲也居不中正内無所主也故曰位不當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雷以一陽振起乎地上萬物隨之而發越凡含陽氣者皆由乎此而為豫震為大塗天下所共由也一剛秉政羣陰附之雲合飈起乃大有所得也得謂得衆

四非君位内外響應不無可疑之理然順時以動非攬權要民私恩結衆者人皆信之勿可疑也上下人情不約而同交相會聚而總統於四四能聯屬之則不散辭為朋盍簪之象大臣得君得民有如此者

由

由從田加體指事田間塍徑曲折錯亂不可通行必有一處可便於出入以達大路者故引田之上以指其出路先ㄟ簪首笄也象人首加物束髮之形以竹為之俗遂從竹諧朁作簮轉展疊加贅疣反從

正義不可問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有土有民躋斯世於安和人臣之志可為無所阻滯大行不抑者也九四之志以濟民物安天下為已任故上下歸已而不以為嫌人君專任威權獨攬而不以為逼惟其志之公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聖人視天下為至公之物能尸其事則居其位能成其

功則操其柄順時而動大行此志何嫌何疑乎後世賤儒視天下為至重之物似乎富貴利禄皆可私為已有而濟世利民之意反輕其志先不立動曰竊權動曰逼主彖傳曰剛應而志行象傳曰志大行論人者當觀其志不當疑其跡也此正伊尹周公之事

雷出地而行乎空中何物得以阻隔四雷之主故

曰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其位則君也其才其德柔弱而不能乂安天下康濟萬民承世道之逸豫無所憂危反因說樂以致疾疾則不豫矣深居高拱悠游以自養是用固守之道以治疾疾雖未能即愈亦得恒保其身而不死惟倚任得人雖政非已出而宗廟社稷晏然如故不可以四之由豫生猜忌大臣之心自速其死亡也

𤕫疾從疒　狀從矢病之輕者曰疾疾之加者曰病人感内外傷致感在湊理其患在表如矢之傷皮肉

也故從矢感入經絡達於藏府其患在裏必發為壯熱故從丙丙火盛火也有疾病則行坐少而臥多故皆從床其來也忽然故有疾速之稱為人所甚惡故有忌疾之稱能知疾病二字義者可與言醫矣𣦵𣦵從歺從人䰟䰟離也謂人之形狀雖具即就澌滅而見殘筋枯骨也小篆作𣦵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在君位而得不親萬幾保守以養疾病豈非付託得

人之效與其所乘者乃剛也剛則勝任矣雖至於遜延之久而不允天下之臣民知有四而四能戴五居此中位無喪亡之禍也　為君之道無他唯知人而已得其人則惟恐任之不專權之不重使太甲早聽伊尹豈有顛覆之事成王不惑流言豈有骨肉傷殘之慘及其處仁遷義衮衣東逈又豈別有治術亦不過仍前委任伊尹周公而不疑爾徼獨孺子嗣王即堯老舜攝二十有八載之倦勤何嘗非貞疾恒不

死也而解經者以君弱臣强為嫌亦未察夫順動之義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無咎

雷出地則達乎天故上有晦冥之象人生順意多而拂意少安樂逸豫未有不昏迷者然老者宜安宜逸所以冥豫不如鳴豫之凶君子進德修業與時偕進雖成人成功成德若似乎已定其品位而復改變以求進益豈謂埀莫之秊而遂可自畫乎即成而有渝

變之道也前此之冥豫安能咎之惟其震體所以無

咎

冥冥幽也從冂冪從日從六言日已遮蔽如冪而

高陸之上尚有光也正與暁之義對古文無六字更

覺簡當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耄耋而忘其進修崦嵫短景為豫幾何故云冥豫

在上何可長也惟能變其已成之德業而孳孳好學

不知老之將至則可久可大矣

謙一陽載地如負重者然故謂之勞豫以一陽橫亘於地上如道路然故謂之由謙彖辭云君子有終終乃至於征伐行師豈非陽在下卦不能逆而治上三又止而不進遠人尚有阻化者與豫彖辭云建侯行師六爻全不及此豈非以陽在上卦其勢足以俯臨億兆四又動而振作有其威力無庸親事於軍旅與盖重門擊柝以豫備其反側潛消者與反覆二卦謙

以禮而豫以樂制禮作樂刑罰將錯而況於兵革乎

䷐ 震下兌上 隨

天下艱苦之事當前則必退避說樂之事至未有不歡欣鼓舞而隨之者矣豫之有隨所必然也其隨伊何時而已矣時者適逢其會之謂未至不能先既往不能追因時之道酌量損益合乎幾宜無假于布置所用皆中乃時中之妙也大傳曰隨無故也言天下本無事不待于造作因其已然而相安于無事斯可

矣不自主于内而順從于外不創始于前而從人之後不立異以更端而因循以仍舊以修身則無意必固我以治人則無驚世駭俗然而苟且怠惰之習亦自此而養成故在聖人為舍己從人之大用在庸人為偷安畏難之壞俗聖人藏動于説所隨者公天下也庸人因説而動所隨者便一身也其卦澤在上雷在下陽氣潛伏滅跡于廣漠之野静而雷澤與之俱静兩相隨以静也及乎雷之將動大川巨浸蒸為濕

潤之氣而澤先見乎上動而雷澤興之俱動兩相隨以動也卦之六爻俱以近相隨以陰隨陽隨同類之上者初在二之下初當隨二乃出二之門以交於四二與五應本當隨五乃舍遠就近而係于初三近四則係四四隨五四五為時之君相所謂天下隨時者也故三有得四有獲五受天下之隨會合于一堂故為嘉四五君臣同德君不可言隨臣特著交孚之義見君亦非可自專者也上係于五窮而來隨其微子

箕子之象與　隨者似有物焉以為之唱率而我往隨之之義似物者何時也時者日月寒暑所推代而成者也唐虞夏商因之以出莫為莫致不得不歸之天天不可測測之以四德知四德則知天時知天時則安往而不得其隨釋氏之無心任運有似乎此但其任運付諸六根所謂元亨利貞者俱棄而不講故違天逆時者庸愚之妄作妄為者也聽天任時者庸愚之無才無德者也不察天時既無違逆亦無聽任

者異學也若夫羲文周孔之道則知天時中參贊位育隨天時也而裁成輔相之權必操於我不可謂之聽任知不可而為獨立不懼亦隨天時也而進禮退義從吾所好不可謂之違逆隨也者聖之時者也

䧞隨從也從辵從隋隨裂肉也古者殺牲以供祭祀賓客俱有敬謹之意行乎其間解割俱循其理不使奏刀違逆割肉或不方正觀莊生之披郤導款目無全牛與賈生之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俱極其形容

以喻修齊治平之道則裂肉固一要技也人之行止舉動得其所宜一事一物自有脉絡無煩造作隨之而已隨即時中用中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者無所適莫因天下自然之理勢行其無事妙合幾宜者也得其道則用中于民取諸人以為善無可無不可是也失其道則滔滔皆是和光同塵毋為福先毋為禍始是也堯舜不能不傳賢禹不能不傳子

湯武不能不革命皆時也隨之可也逆之不可也元亨利貞本乾之四德具在日用事物之間我能隨時則四德皆為我有隨即乾也尚何咎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亢於上柔安於下則違背而不隨卦之所以為隨者以長男之剛來下于少女之柔以初九之剛來下于六二之柔以四五之剛來下于上六之柔震動而

兌說剛動而柔說則陰皆隨陽矣故謂之隨隨則無有勉强造作大亨貞者天道无咎者人事天道人事得其所隨故無不善天下唯有隨時而已矣時者無過不及不先不後之謂隨時者適當其幾宜之謂治道之汙隆古今之升降人物之不齊莫可殫述因之而千變萬化以施其經綸因之而事半功倍以成其德業韶樂夏時殷輅周冕議禮制度考文徵杞宋從今用不過隨時之義也故曰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震為雷東方之卦二月雷始發聲歴巽離坤而至於兊與之對待兊為澤西方之卦八月雷始收聲雷遇澤而不動為澤中有雷之象時發時收隨乎時也故名為隨君子觀乎東西之義知日出暘谷而當作日入昧谷而當止觀乎潛藏之道知養動必以靜應感必以寂隨時淵默不以察察勞其神明時嚮晦冥入于宴安之所而棲息伏其至剛至動以厚其力足其

氣也息者鼻氣而通于心者也庸人之氣麤浮躁妄見可說于外即動于内而隨之君子有靜養之功外無可說内不可動其為息也親之若無莊生云至人之息以踵正得此意　大澤之中蛟龍之所棲息雷以時發蛟龍隨以飛騰藏器待時亦猶是也

向　向北出牖也從宀從口指屋内小囪之形囱通明為人所親附故借為向背之向凡有向則有背故經時亦借為向俗以其混也復諧鄉聲加作嚮義無

所取宜削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耳目口鼻人身之官也耳交於聲目交於色口交於味鼻交於臭皆為物引而欲隨之隨之則變矣耳目口鼻皆聽命於心心之官則思思則不聽淫聲不視艶色思則簞豆萬鍾非義不受思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官之有渝變皆歸之於正則吉如是則心有所主不見外物而遷出門而交于天下始能隨時而不

喪失其本心可以有功矣不然趨時乘幾惟功利之隨而輕忽夫禮義亦為不善變矣所以致謹于隨初也　聖人懼天下之五官蔽于物以心為君主使之去邪而從正心正而五官皆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釋氏懼天下之六根染于塵以謂心本自無隨六根之自起自滅而不動念念不動而根塵俱空身外無餘而惟我獨貴矣此聖人與釋氏之鐵門限也

官　官臣事君也從宀有居守也從𠂤堆有所委積

也如府藏財庫藏器倉廩藏五穀之類借為凡職司之用人身内有十二官外有五官莊生云官欲止而神欲行

功

功從力從工盡于外者為力盡于内者為工竭其智勇何事不成何功不就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耳目之官有以變之惟恐其隨物而不正變而從正則為吉以是而出門以交天下至于成功依然赤子

之良知不放失其本心也夫隨則變我而從彼易流於不正隨時則趨事而赴功惟恐喪失其本心君子當謹之始故聖人於隨初著之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之正應在五所當係者在隨之時以柔居柔與初同體初陽欲動即附之依之不能自主是係在下之小子而失在上之丈夫也隨以隨時為義舍遠就近亦隨時者所不廢故不著吉凶悔吝之辭然而見小

欲速之戒已顯然可見矣　隨貴隨時所謂隨時者非目前之榮辱得喪也衆人所共趨之路風行草偃乃小人之隨君子豈君子之隨時哉惟衆人方昏昏昧昧莫窺其朕兆而君子已判然於胸中今日之小子未必不為將來之大人今日之丈夫未必不為將來之僕妾其係其失實得喪榮辱之樞機可不慎所隨乎

係　係絜束也從人從系系以糸繫物一者指所繫

之物有自上垂下之義加人似贅與繫通用繫專指
縛車而言實不相遠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所近在小子而親愛獨鍾則有所從違弗能兼而與
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雖在下卦實與四比又為雷體勢必上進進則先
不開于我而我無意于其間則隨者愈衆而功易成

四不居功天下莫不明其功也　乘勢待時其成功必易初出門交四而有功三係四而求得樂與天下成功名功無不歸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將離下而上以隨四志不安于卑近從上之志專寧舍下而不惜　二三皆陰爻以在上之陽爻為夫在下之陽爻為子二有正應指五為夫三無正應指四為夫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位當離下陟上凡天下之隨時者無不往來於此初交已而有功三係已而求得二雖係初初又率之而隨已已則隨五兩孚固結隨時之宜莫善於此上下左右皆得其志隨有獲之象也雖非詭遇夲獲而權勢過戚故正亦不免於凶其真誠孚信著于道路彼自此往來以相隨者無不明之究亦何所咎乎 三四為上下之介隨時者所必趨之道路故有得有獲

三以隨得其人權尙在人求然後得惟恐不正正則盡善矣四以身受人之隨其權係主不必求而自有獲雖出於正而有從無違有順無逆非君子所樂居也惟以身爲道路使天下昭彰顯易而出入於此悉皆往隨于五與我無與乃爲人臣受隨之時宜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獲其事可云美矣其義則凶也聽天下之隨隨矣

九五孚于嘉吉

以賢君首出受逺近之隨天下雖廣俱登陟于一堂如燕享會合上下之情通賔主之禮備誠信綢繆和說無阻孚于嘉之象也嘉會合禮以孚主之非僅儀文之盛美矣主隨若此孰不歸心故吉也　人君見天下歸己視天下人才咸欲附我而成功名愚者驕恣而忘恭敬智者以名位籠絡賢士均非盛德也必恭敬如見大賔誠篤如對家人父子始可謂之孚嘉

孟子所云食而弗愛非孚也愛而弗敬非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有其位者人必隨之孚嘉而受天下之隨唯居天位而具正中之德者能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陰柔之性多所沾滯故二三上俱言係係則于隨時之義遠矣居卦之極隨無所往不得不退而向後以隨之拘束也言束身而係之五也五為隨主因我之

拘係彼即從而維繫之乃彼也猶漢書稱乃公乃翁詩云乃祖乃父同謂交相固結之象于斯時也王者之德澤不特說于人心而抑且鑒格於鬼神用是亨于西山是天受之也民隨天受雖欲不王不可得遇于四是係四之丈夫而失初同體之小子也其隨如此可謂去取合宜殆將有求而必得者矣但人以求得為隨則凡可以有得者豈不辨禮義而從之耶故善隨時者不以利為利以居正為利也

西山周地兑西方之卦也亨西山即柴望秩山川也周之盛德於斯可見　天受不可見徵諸神享神享亦不可見徵諸民歸民歸者隨也二老西顧其子馬往即商之宗臣亦不能違時矣奈之何不欲民隨而且毆之也係者隨相反衆人所以不能隨時者俱因有係戀之私敗其幾愚其知也君子洗心退藏本無適莫故能隨時陽性輕清而圓轉初四出門在道非鄉曲之見五孚嘉會合羣情非一人一己之事曾何

係哉陰性重濁而執滯然二三之位途路尚廣歲月尚富或可通方遷變于將來至於上則日薄西山徒悔往者之失不特為係且為拘為維堅固而不可移所謂隨時者安在但上窮而已苟不達於理無媿於心鬼神亦鑒其誠豈滔滔皆是者所可髣髴乎

拘

拘從手從句有拘束之義維

維車蓋維也從糸從隹隹飛往上而糸牽之在下車蓋在上繫之者在下其義相似此爻自係于五為拘五復來係上為

維拘維二義其不可移易如此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隂窮于上勢不能不拘身而下係耳此所謂隨時之義也

山與澤之二象咸屬乎地山乃地之隆起者澤乃地之卑下者卑下之處衆水所歸故以澤名之大約雷伏地中不過如山之出地其深止矣雷出地上亦不過如山之高其力盡矣澤既卑下原與蟄雷相近有

相親之義其出澤也澤與之俱升旋降而為雨如女之從男故雷澤為歸妹其在澤中也雷與澤休息安養如臣民之從君朋友之相從故澤雷為隨天下同體相從天作合者唯父子兄弟異體相從人作合者君臣夫婦朋友雷陽澤陰長男少女皆異體相從者也說以動男女相說而後從以從為動也動而說君臣朋友先動以相從而後得君信友以為說也歸妹以說為主女從男之道然也隨以動為主臣從君下

從上之道然也

☶☴巽下艮上　蠱

隨則聽其自然因時進退不加勉强造作之勞人人相習於無事苟且因循莫為之主誰執其咎天下方以為乂安和樂不知魚爛土崩而莫可收拾矣隨之成蠱以畏事釀為多事也彼動者至此而止說者安此而入頽惰之氣象已成腐浥之狀貌未露蝕其内無損于外飾其外不察于内從來身心家國天下之

禍未有不如此者也巧言令色以欺人則為學問之蠱四肢百骸無恙而元氣内耗則為疾病之蠱承祖宗之富厚侈養成平綱紀既弛而粉飾不改則為天下國家之蠱蓋蠱不成于蠱之時實造于隨之日及覺為蠱又無可措手足矣故設卦觀象皆屬已往人當乎此際者不可不知所以治之之道天時人事回還往復亂之終即治之始敗壞之極即整飭之端卦合山風二象而成體風者陰氣束于陽發而為吹嘘

或為温和或為冷急應時鼓動宣洩於橐籥則能披拂其煩苛滌除其鬱翳今也壓于山而不能出則凝聚而為濕溽使土壤枯槁草木潰腐矣凡易象言風必兼指木于其中故素問云風木同氣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原缺講義

𧖣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為蠱從蟲從皿謂蟲生於器物之內外不可見乃陰濕之氣所化者晦淫猶言陰濕梟

桀而死者爲厲鬼其血漬于枯朽之木亦成蟲以蝕
物素問云凡蟲木氣所化故春深木王百蟲皆出
甲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象木戴孚甲之形以其蔽
身而出故借爲甲兵以其爲天干之首故借爲事物
之長古與介通用甲冑曰介冑甲蟲曰介蟲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反隨而成蠱艮剛在上巽柔在下二三之剛在上

初柔在下上剛在上四五之柔在下剛上則益其上柔下則甚其下兩不相謀而中空虛巽者卑而下入止者静而上安外視之若依然如故其内則潰敗矣所以謂之蠱也蠱則廢壞已極非補偏救敝所能任當其大壞盡廢之時已有更始重新之道故曰元亨而天下從此可治可利涉大川者矯其頽惰之習振作興起往而有事不避艱險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彼蠱之終即有此治之始雖人力之所拮据而實

則天道流行莫之為而為者也　鄭司農以先甲三日取更新後甲三日取丁寧此後人納甲之法豈文王大中至正之論所不取也剥消息盈虚曰天行復反復其道曰天行蠱終則有始曰天行天無時不行但其行不可見于往來接續之際方覺顯然如律歴之氣候徵諸二十四節變成春夏秋冬也盛衰興廢猶晝夜寒暑君子第盡其人事而已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氣主乎發散若天空若地廣若水淵則無所拂逆任其所之故謂之行若天下則凡成形質之物皆與之相遇若澤上則隄防之水蒲魚之利存焉若山下則尤其阻隔而不能行矣故皆謂之有有者覺有風之觸也山下有風其東西南北去來不得自如俱回旋反激非風所自生之正方乃其死氣也所以成蠱君子處此知頹廢之俗習不可苟且而為政必振作其民使之出于敗壞而人人興起以趨事其德既已

消亡心思志念俱梏之反復無復天命之本然當如嬰孩之養育以成其德蓋風俗人心至此俱宜再造者也蒙之育德以童蒙未能充足養而教之使滿其分量蠱之育德以習俗敗壞既久本性剥落復教而養之使還其故有俱取山下者以山土高厚能長養萬物也

振 振舉救也奮也從手從辰辰者三月陽氣動雷電作振振起農時也蠱之振民舉而救之於敗壞之中

使自奮發漢解一字不可移易如此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直立之物挺出不仆木之枝葉俱附此而生者也下體巽木幹象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幹父之蠱是去其朽腐之舊木而卓然維新使父蠱而不能幹聽其敗壞與無後而墮家業者等尚得稱為子乎生子幹蠱可謂有子矣厥考之所缺畧而未竟者俱得完備不至有所遺恨故無咎然其憂勤危厲必過於他人

終乃獲吉考者故父之稱父之蠱乃子之責任有子

幹之其父之言行始可考核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父之蠱與創業者不同孝子之心知有先考不知有功業或有政事所當改者亦不得不為變易但其意非為功業計也為承先考也武王周公纘王季文王之緒乃為承考乃為達孝漢祖唐宗直是功利爾豈承考哉

意 意志也從心從音音者言中含一指其微妙精詳而未顯于外者也意在于心含而未發無所不備而實有專屬也意與志雖互訓相似而不同意從音音在心則含蓄居多志從之之往也則已有方向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卦之諸爻皆無正應唯九二上應六五之柔君有母之象與晉之王母小過之遇妣同意幹母之蠱似乎寡婦之子子雖秉政不敢自專如爲母究先人之事

幹蠱不可以常理因循自為守正故彖辭言元亨利

獨不言貞其意可見此爻之不可貞謂常變通因時

非以從命為孝者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當不剛不柔無過不及貴得夫中道爾得

中道者以不可貞為正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位當上下之交蓋人子代父為政者也木雖墜乎山

而三以剛居剛其幹甚勁上比于四以柔居柔其土亦稍疏將穿之而出為風之終回旋既久又欲上達以遂其性故幹父之蠱似有更弦易轍盡改前人矩矱之象然而究為幹蠱之子亦何傷于父志乎雖小有悔而無大咎其為過則輕為家國則重矣君子當審其大小而勇于從事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夫以功利為心則改政改臣有媿子道幹父之蠱則終

成父志矣久而彌善者也謂究竟無可咎爾孝子之用心不當如是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往句下同

處山之下有谷之象故言裕裕者饒裕之意常人居窮約則多警敏居富厚則多頹墮然而富厚之振作易於成功凡其所當整飭紀綱法度具在有不勞悉變者國家閒暇未雨綢繆其才其力非盡優于胼手胝足之徒也特承饒裕于前人爾自命才力超邁遼

思有事寧不窒乎蓋曰此裕父之蠱也欲往而有事必見吝矣往即往有事之往四重陰才弱也近君不敢決有父凡在也故當有事之際不欲其即往

裕裕衣物饒也從衣從谷谷者山下出水之處自然有聚會寛饒之象獨言衣者貧賤服裋繻富貴服褒博望而知其饒裕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父之蠱往者不宜有事而有事豈能盡遂其願未

可以為得也　趙宋之天下正當承平無事所謂裕父之蠱神宗急于圖治深信王安石之躁妄變亂祖宗法度遂展轉相因至於糜爛國家則不宜往而往之為禍也大矣子孫承享已成之基業其為幹蠱原有因革二道非可專尚有事也聖人作易以前民用千萬世已前如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此繼體守文之象也前人創業垂統于茲唯有繼志

述事不必别有紛更但宜將順其美禮樂文章光顯萬世矣其幹父之蠱也直表暴前人之嘉言懿行用譽之而已足矣山止乎上魏魏成功風行乎下萬方草偃如是其易豈人力哉天行也

譽譽稱也從言從與謂以言語與人也稱人之善使名譽彰聞勝乎贈人以貨物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譽者何也豈不以事業已著于前後

人承之者不必以作為之紛擾而承之以德乎畢世百年咸基于此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位在山之上登泰山而小天下者也帝王之興廢世運之遷改倏忽已為塵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而聖賢豪傑與之俱往昔日之為王侯者于今安在今日之王侯其又可恃耶時勢驅人從風而靡當任蠱之責者不得不有所幹立既興起功業有其人主持世

道有其君則置身物外不委贄以事王侯何但殷有多士即堯亦有務許然其為人也非僅僅以孤潔自誇安靜為得無所事事者其事則居仁由義可垂諸久遠而不同富貴以磨滅不藉竹帛以明顯蓋高出乎衆人之表而獨有專尚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必假道于王侯然後可若夫志固不安于晚近與古人遊矣寧非百

世之師可典可則者與　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此

爻左證　天下共趨之途有一人焉獨異其行天下

共爭之事有一人焉獨異其志天下不足重而一人

重矣

卦名曰蠱亦甚不美矣而六爻皆無凶咎且其辭俱

善者何也卦自隨來其蠱之成在於曩時不在於今

日易道尚變迨蠱則有事矣有事則不安於蠱矣故

其凶咎皆在隨蠱往來之介可不形于象占而意會者

也　消息盈虛天地不能違故有隨時之義然時有洚水非可隨其懷襄也時有四凶非可隨其亂政也時有夏殷之季非可隨其殘賊仁義也時有弒父與君作春秋以振民時有邪説暴行閑先聖之道以育德幹蠱即寓于隨時之内則一治一亂聖人所望於後賢者無窮所謂隨者正知其不可而為也所謂蠱者即易天下之滔滔而砥柱之也讀易者宜三復焉

周易象辭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辭卷七 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周易象辭卷七

餘姚黄宗炎撰

周易下經

䷒ 澤下地上 臨

勤劬有事始能成莫大之功業方可謂之大人唯大人則可出而臨民序卦傳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君子雖伏處草莽其進德修業君德

已備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上以順施下以說應臣民親附極其密邇而不可離卦之二體取象于地澤者何也地之與澤雖有二名實非二物就其博厚无所不載而言則為地就地之寛衍卑下處而言則為澤寛衍卑下凡高燥畸仄處之濕潤悉歸聚于此地以博厚渟畜夫澤則澤益深澤以滋膏浸濡乎地則地益固大君臣民雖有高卑等級之殊實同為人民竭力以奉君君盡心以愛民勞心勞力兩相親附疾

痛痾痒靡不關切大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互為求而互為與也後世之臨人者有求而无與且挾鞭朴兵刃以從事其為求也不順其為與也不說上下暌隔澤竭于前地崩于後曾末之惜以是言臨保民安在哉初二兩爻陽剛浸長皆有應于上者剛柔相感故曰咸臨三在澤上其體潔澤之潔者味必甘故曰甘臨四以地交于澤為滙瀦之涯岸至此始相親附故曰至臨五居君位知二之剛中交相感應以

為臨人君之智莫大於此故曰知臨上居地上地體厚重故曰敦臨古今臨莅之害唯懼其高峻使人望而不敢仰攀地澤之臨祇見其親切不見其高峻所以為教人保民之法則　地澤之象有侶乎地水而臨與師之義則絶不相同葢地之與水判然二物地載水水亦載地大順藏至險俱各安其位而不覺容民畜衆行所无事也地之與澤本為一體地得澤而潤澤得地而歸順情所以能說兩相際會自有制度

於其間教思容保非漫然聽之于天者也水大澤小水為氣化澤重隄防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凡交接曰臨逼近曰臨從此之彼曰臨自上蒞下曰臨又借監守曰臨乾以元亨利貞之四德運行陰陽君子臨蒞天下即法乾之四德君道與天道同也卦之六位上五為天四三為人二初為地陽來地下直達地上萬物皆自此而發生卦之二象地在上澤在

下水泉之萌動已久至是而沾濡于土土膏充足凡居土上者俱欣欣而向榮于時之晝夜往来皆日趨于盛美此固可喜可慶者也然勿以時奢而不知警策勿以昌明而不知憂懼陽之上往周而復始歷兹八位反而為觀是為八月秋風行地殘籜黄隕和藹暢茂曾幾何時而彫零至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人之童穉倏忽衰老學問無成德業不立非凶而何使其好學嗜修不知老之將至則天運移轉死生旦莫

吾何所取舍貪惡哉君子惟有及時進修而已

臨臨監臨也從卧從品品者品物衆多之意有監臨之責者雖當偃卧時人皆宴息而猶思所以治之之道也或曰如後世之卧理未為不可曰卧理終屬驕怢非聖人兢業本旨難以為訓先儒云進而凌逼于物亦非美詞聖人豈欲人凌逼物者哉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之所以為臨者以二剛漸盛浸浸而長大也澤說于下則有歡欣鼓舞之勢地順于上則无違逆拂戾之事以此相臨和說順從上下之情貫濡而不隔九二以剛得中上應六五君臣道合臨无不宜大亨以正本天之道天道以此臨萬物人君即以之臨萬民也至于八月有凶佀乎二陽初長長尚未極其消何由蚤計聖人乃於浸長之時已預憂其不久而即消消長倚伏去來无端寧可悄時翫日不思孳孳以自

厲乎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氣化流行无一息之停此長彼消此消彼長如水之浸物无不貫徹也以二語釋剛浸而長甚得

浸浸從水從㑴巨澤大浸水之所聚侵入地脉而滋潤之浸即澤也剛浸而長正澤下之二陽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之寛廣卑下者為澤澤上之高平堅厚者即地地澤非二物也地以受澤澤以潤地地澤交相倚也澤

上有地之象相爲親附而不可離故其卦爲臨君子有臨人之責者其教人之思浸灌滋潤无可窮盡其容愛民而保護之博厚載物无疆界之可限澤之深地之廣上下之情相接而相依也

斅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從學從攴父兄師傅之教子弟使之就學必指揮鞭策之也保保養也從子小兒也從八指左右護持之也小篆復加人作保以贅之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皆也初與四應是其感也與二同體是相皆也有感而皆進陽道侵長天時人事並得其正无矯揉无拂逆何有不吉　陽在下而水泉萌動其氣漸升直達于地上則春水洋溢天下无不說其膏澤矣所以謂之咸臨卦以二陽為主其重在于此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人有所行必先立志志正則行无不正矣咸臨貞吉所以端其始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中而應專指此爻初始萌動至二乃浸長皆初而感五咸臨之象也和說昌盛君任而民歸自然獲吉无往不利　二爻之咸臨雖同然初必得二乃能成其志二倡而初隨二中而初正君子同心同德何功不成吉无不利盡善盡美之辭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地以卑濕潤下而成澤為順澤以陽氣上升而輸地

為未順六五為卦之大君施命于下為順九二以剛中上進有獻可替否為未順命上之臨下一命之出莫之敢違順則順矣何能吉无不利乎唯剛中之臣有所未順而後民說无疆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兌為口指其上拆也三偶畫正當之上與坤土相遇水土交和而成稼穡稼穡作甘故為甘臨之象夫臨人而居上下之間其事最勞其心最苦未見其甘也

如徒以借時因勢乘二陽而不知避揜君子而不知恥則三其竊位者與以是為臨尚何所利哉苟能以素餐為可懼反其說而為憂則此慕祿之徵廿不能以勝之故无咎憂之如何下賢而已矣不患失而已矣　三為說主何以能變廿而為憂當二之上剛浸而長此位非可久據兊說將為乾健聖人憂患作易許人遷善改過

曰甘美也從口加一指所含之物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居澤地之交見味而甘之乃其所處之位不當也宜有咎矣既憂之則外慕不能亂其心咎亦不長久也

六四至臨无咎

去下而就上離乎澤而至地矣故云至臨巨浸之堤防湖藪之涯涘水土相和極其親切滋潤之所及者深遠其為膏壤沃野易于長養萬物且復時其旱潦畜洩之權在已是君子之為人牧者也故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四同為地澤之交何以三為位不當四為位當澤性汎濫遇土而止臨之澤勢方浸長觸岸不已是失其職也故云位不當地德博厚高者出水卑者承之卑者上溢高者遏之隄防涯涘使澤就範圍唯在于此故云位當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夫一人之耳目雖極其視聽一人之心思雖盡其謀

能聰明叡智終在一身之內六五柔順虛中下應九二澤中止水光明澂澈舍已從人无自用自專之蔽天下之耳目聰明皆其耳目聰明天下之聰明叡智皆其聰明叡智也此以大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无過于是故吉也　九二剛中陽德方長有大君之應始得遂其謨明弼諧之力故人臣之所宜各有專長兵農禮樂不能兼治而智未免于一偏唯大君一无所能其宜止在乎知人其斯以為大知乎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一事一物莫不有中適合其當然之極則无過不及焉者是也其中自在患無以行之唯好問好察用中于民乃可云行也他人不能行唯大君能行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

爾雅高堆曰敦處坤之上地勢益厚以之臨下其澤益深順之至也然其所以為高厚者豈一撮所能至自四而五五而上乃克有成正君子之无窮无疆也

但有吉而无咎

𦎫敦小篆從𦎧熟也常倫切從攴而其義則曰怒也詆也凡怒與詆俱近于薄何以借爲敦厚之稱詩敦彼獨宿則讀若堆左氏珠盤玉敦與古彝器所載敦銘則敦又爲盤盂之屬從攴之義全不可觧豈敦篤乎未能從教誨勉强而使之習熟與鐘鼎文從夂作𦎫醇憞𩆸等字俱從𦎧其義俱爲厚意土之高厚處亦謂之敦俗作墩凡氣味之寡薄者初時亦經醖釀不知其

劣弱迨乎為時既久日就澆漓必久而能章乃見其厚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與澤遠培益之加功者其志在教與保也教民保民之任不如四之親切教民保民之事不如五之得行然而培益之使厚則其臨愈大土高澤深无窮无疆非此爻不克成内謂内卦指民而言　初上兩傳俱言志善始善終非志勿就志行則浸長而直達乎

上志內則回旋而還貫乎初君民之分雖隔君民之志无往不通

☷☴ 地下風上 觀

凡臨民者天下必仰而觀之詩曰民具爾瞻是也其一言一動不瞬息而馳千里惡可以不慎哉卦反臨而成象五上兩陽巍巍居上其下四陰俯伏以仰覷正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獨斷獨行莫之敢抗雖不如比之无偶而崇高厚重實惟觀為更大故曰

物大然後可觀指二剛合為一體鎮庶物而首出如
覆幬層疊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大也君子既為天下
所觀而我之觀天下者當極其詳審憑高望遠无微
不燭然察察之明其視人也昭昭其自視也昏昏能
見淵魚而不能見眉睫故觀之為道必兩相觀而後
相感相感而後相格君民人已皆有至誠充溢于其
中所以能通彼此之隔合物我之情可相與以有成
者也佛老二氏俱有觀學幻无為有超有入无至靈

極變无踰于此以之對越鬼神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况于凡有血氣者乎其卦合風地而成體風以積陰之氣錮束于陽及將解散也緩之則為吹嘘急之則為播蕩而鼓動于地上凡地上成形之物无不受其披拂而順從之四時推代風之所過頓為改觀觀者非常之視也夫日與人親時接于目而衆所猒見者何足為觀必有新美奇異之象足以動人然後興起而競仰之乃謂之觀也然其儀文之盛无如賓

祭夫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誠敬内藏禮節外著可觀之至者鄭康成以謂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其君以賓禮待之蓋泥于彖辭不薦之文而以爻辭用賓于王意會之細繹彖傳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豈得專言賓而略祭耶初伏處地下不能遠見觀猶童子爲知大人君子而求親炙見知哉二自閉地中雖與五爲應而阻蔽甚多猶女子窺覘于門中不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三在地上感觸于風

而興起四近于五旣見君子爲龍爲光舜之禹皐陶湯之伊尹武之十臣洙泗之七十弟子相觀而化于道五爲天下之所觀觀已觀人萃於一身所謂發邇見遠風行草偃化成天下者也茍身有過慝則失萬民之望或目有揜隔則无以照四海之隱慝或内視不明則爲女子小人之所惑皆不足爲君子之觀也上附於五以成大觀五之觀卽上之觀也所以効其輔弼盛其威儀者不必别有所表見惟在於觀五之得

失而已葢合而為顒若者也陰陽消長隨時進退然而主之者在人九五陽剛中正而當大君之位可以挽回天地之否剝潛消八月之凶者意在斯乎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二陽在上四陰仰之如天不言以行興事示諸人人皆目見而心喻所以為觀也觀之為道非僅形聲之蹟直如對越鬼神鬼神不可見而王者之誠敬足以昭格于无聲无臭之表故承大祭者初盥手以從事

一念之誠恪混然未分所觀者洋洋在目及乎灌酒而薦籩豆則禮儀繁盛其恭敬咸寄諸脩物矣惟盥而不薦之時有孚逵于面目顒若之象也顒大首也凡人敬則氣升肆則氣降敬之至則首佀乎大者二剛在上之象此言觀之神妙莫測无間于幽明況于共生斯世者豈復有遐邇之異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豈非儀文盛而誠敬不足與盥而不薦儀文未盛也有孚顒若誠敬有餘也觀者欲觀誠

敬不欲觀儀文誠敬不可見而儀文可見欲觀其不可見而不欲觀其可見鬼神不可見者也誠敬則觀而見誠敬不可見者也下觀而化非觀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篆]觀諦視也從見從雚雚水鳥也形佀鶴而无朱頂以喙相擊作聲其巢高大喜登喬木而遠望能知災沴之氣趨避風雨人之所見如此則詳審而不安于卑近矣

[篆]盥澡手也從皿從臼掬從水謂兩手掬水

于皿中以洒濯也𧃍薦獸所食之草從廌從草古者神獸解廌食薦其説荒怪不足信愚按廌形與鹿相侣謂之解者亦是孟夏孟冬解角之意鹿食九草其所取擇甚精必香美柔軟之類可編藁以藉物古之進獻者无論玉帛飲食皆有所以承藉之以明敬故借為薦食薦賢之用顒顒大頭也從頁從禺謂有事而莊敬之容見之于首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

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陽為大瞻仰為觀二陽在上天下共瞻仰之是大觀在上也下順承夫上之巽入大君中正以觀天下无遐遠幽微之不燭所以謂之觀也王者誠敬以事上帝百神視于无形聽于无聲其為觀也至矣然初非示人以可觀而下之觀我者亦不以形聲相求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與之俱化也一陰一陽之

謂道隂陽不測之謂神天之神道莫可端倪能觀天者千歳日至可以坐定其四時来往无有差忒聖人法天之神道而設教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誠敬以感格捷于影響天下之人即以聖人之觀天者觀聖人焉有不服從者乎此非聲色之化也　高而在上者莫如天首出而衆仰者莫如聖人俱指二陽而言

與設施陳也從言從殳殳有執干使令之義以言教以手麾而施爲陳列乃得當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其氣最高人有未必覺察之者天下有風風在空中有過有不遇者惟風行地上則山川原野城郭草木人形鳥獸成形之物无不受其鼓動其來也驚民物之瞻視其過也萬象俱為之改色所以為觀先王知仁聲仁聞不瞬息而馳千里與風行地上何異但地有疆域之不同因為好尚之俗習故必省察其方隅觀覽其民風始可施其變化之術而設教

焉則匡直輔翼盡使歸于中正之途以成聖人之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四陰昂首而觀二陽初與陽最遠居又最下以童子之目力而瞻望遐方仰視崇高豈能得其要領乎在田野之小人終身耕稼不出鄉井老死不相往來甚足樂也故无咎若夫懷才抱德之君子而識見蔽于方隅不能有曠大之觀亦可羞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莊生云湛湛如小兒目睛童子之明非瞭以其无神力智識也童子之不明非眊以其无嗜欲欺偽也受目于天隨目為觀而已凡民終身由之而不知此則有目者盡然乃小人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仰兩陽之光采所隔甚遠從在上之身教亦非身親其為觀也乃藏身于門内以隙處視外闚觀之象此

一曲之明豈能全覽乎大槪僅可為女子之正道而已校諸瞻顧非常者則有别矣

闚閃也從門從規規指門中圓隙人以目就之而外視或見或否閃爍不定也其義與窺相侶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陰柔中正實婦人之正道有女如此亦可以為君子之仇類矣醜類也　人臣無境外之交士庶无非分之望婦人視聽不踰閾苟違乎此則為覬覦為非禮

之視初童二闚位所當然象傳曰道曰醜俱就其當然者而言非惡辭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位當上下之介風所披拂莫先于此兩相感應亦惟此最為親切士君子生斯世也无不欲出而自行其志夲際昌期且有可乘之機會胡得與羣陰為伍終伏處于黎庶之中乎但須觀我之平生其學問才德果能濟世安民否如其自信則進不謂之躁妄如未能

信則退不謂之懦弱其進其退皆養之有素非僅逢

時希遇者也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相侶

㞢生從屮從土象草出土形天下最易生者草土之

所在无論髙下燥濕草必隨之而生此地道敏樹之

謂也𨒪進登也從辵從隹人行則向前鳥飛則向上

凡往而上升謂之進𢓴退却也行遲也從辵從日從

夊〔良〕夊者遲之義言日之行校天遲一度有侶乎退

却也或諧内聲作衲人行而却顧其内則退矣或從

亻作從義同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宜進而不進宜退而不退猶如人之迷失道路愈行愈遠能自度量其可否而裵亰于兩岐當无失道之辱矣言未者及是時可詳審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風有聲而无形其行于地上也衆皆驚動而仰觀之然實未嘗親知而灼見也四爲公侯之象其朝覲于

天子得觀儀文之盛美禮樂之輝煌煥乎其為邦國之光也利用作賔于王家為天子之所恭敬登降獻酬賔主相觀无言而化于道葢王者不能觀天下于一堂賔諸侯即觀萬方也萬方不能悉觀王者王者之賔各治其邦國各為下所觀即童與闚亦得被其風化而成大觀也

賔賔所敬也從宀從几古者設賔席于户牖之間必持几以昭敬加貝作賓或以賔為貴客乃貴者文與小篆作𡧍從貝從丏丏冥合也猶遮蔽之謂乃射

以殺矢者豈專取躲禮之賔與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有道之世萬方羣后執玉帛而朝宗于畿甸其為國之光華也大矣天子敬而禮之親親賢賢儀文等殺所謂大觀即在其中故曰尚賔言所尚在此也不然諸侯放恣朝覲禮失其餘不足觀也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一人繫天下之觀是大觀專屬諸我也我之動作威

儀出身加民者又不可不反而自觀也使我之所言所行皆君子矣非直為觀美固可以无咎矣大凡觀之為患施諸人則明施諸己則暗故能察秋豪之末而不能見眉睫居此位者憑高望遠天下之情偽易知而我身之頗僻難曉有萬里昭然判然黑白我且以為幽隱莫測朕兆未形將孰從而告之乎則大君之觀我孔亟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天下之反身内觀者但當察之于不睹不聞之地或有冥漠而未覺者至于人君則出身而見遠觀民之趨向知人君之好尚觀民之醇漓知人君之誠偽為人君者茍鑑已之不明當以民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指九五上與五兩爻同體合德而成顒若之大觀居師保之位為輔弼之事彼人君之動作威儀即大臣之耿光也天下所觀在五五所以可觀在上然上

又无所自為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但觀五之
中正而天下服則上自无咎蓋與國同休戚之謂
九五君位上下環聚而觀然下四陰仰觀或觀其美
或觀其惡以決從違上一陽俯觀惟觀其盡美方能
稱己之職不然左右之羣陰睥睨將消五而為剝則
上為小人剥廬如上自不能輔五而成觀則上變陰
而為比之无首正與顒若之義相反故兩爻之詞相
侶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為人臣者切則歸君過則歸已然而陳善閉邪責難于君之志无時而或已天下仰觀君臣交警敢謂已安已治乎未平者猶言兢業也

觀有三義人觀我我觀人及自觀也初二畀下不為人所見亦不能反視其身童觀闚觀蒙昧未開一隙微明而已三之進退則觀已觀人兼備賢人出處又庶民所觀以卜天下之治亂者也四觀光用賓賓主

相觀以誠敬下觀而化天下服矣五為天下之大觀

觀我觀民上輔五以成大觀觀五即所以觀已三者

並舉然後可以言觀風非聲觀非色聲色化民末也

非聲非色乃神道設教也觀止矣

臨下二陽合德皆稱咸臨觀上二陽合德皆云君子

无咎臨雖剛浸而長然非君位故剛中須應始可行

其志觀雖剛欲退位然中正以觀天下其權在我化

民設教風行地上孰敢不從使天下永為大觀則羣

陰方聽命之不暇何能乘時而進哉天下之大寳曰位君子得位旋乾轉坤變易天命非時會所可限者若先天圖位則觀屬八月草黄木隕日趨慘澹絶無足觀印板水紋烏足以云神道哉

☲☳ 雷下火上 噬嗑

物有可觀則天下將會合而向之矣故大傳曰可觀而後有所合也夫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之所以仰觀乎君上者為其能食我也食之所在人將合

焉噬嗑是以次觀也噬者飲食之謂嗑者聚集之謂菽粟雞豚雖出于農家之樹畜而常委積于市廛致民聚貨交易日中凡此皆以求食也求食則强梁之吞摶貪暴之欺僞興聖人制為鉏强扶弱之道因設有司以治之不得已而有刑獄之事矣刑獄之設所以去其强梁而安柔弱即如求食者遇堅哽之物必嚙之使斷齒舌乃安卦畫上下二陽有侶乎頤中含三偶物之柔脆者也九四一奇物之剛硬者也既入

于頤剛柔齊化既制為刑獄則强弱同歸于善然何以合火雷而取象火能明照无微不燭人不敢欺雷能驚斷威猛莫禦人不敢犯既明且威治獄之道盡矣凡雷電之作必電居先而雷居後電之光自上而徹下雷之聲自下而達上猶治獄者先用明而後用威也卦之六爻初上為始終之象刑獄能慮其始則止惡于未形刑獄而至于終則怙終不遷矣故初為小懲大戒上為惡積罪大二三四五處于頤中為膚

為腊為乾胏為乾肉皆頤中之物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嗜慾熾殺戮煩聖人使民无訟不得已而明罰勑法昭昭在人耳目知可畏而避之天下之民方得長樂于安飽矣或問曰信斯言也是噬嗑之用獄與需之飲食有訟不嬺于重複乎曰需之興訟訟在下作事謀始責之在下之人噬嗑用獄獄在上明罰勑法責之在上之人需之飲食乃地産天時所出于本卦原无爭奪之端必反其體然後成訟噬嗑之食乃

人為謀食之道其攘奪爭鬬即在于求食之内故必刑獄詳明始得為噬嗑也不然吾得而食諸

噬嗑亨利用獄

以口噬物先明知其可食然後下動而合乎上始得下咽成其食之道也此明動二象所以為噬嗑也民非食不生萬古之通義此噬嗑所以為亨也至治之中至公之内必有起而間隔之者使凡事齟齬而不和順于是而欲為姑息之治必不可得則有刑罰以

制其强梁此所以利用獄也

噬嗑噬嗑噬啗也喙也從口從筮言以喙啗物也筮有卜筮之義祭祀賓筵食之重大者俱筮而後舉也嗑多言也從口從盍盍與合通口容止无時不盍如盍藏其物者然惟多言者頻見其啓則頻見其合也玩六爻但象飲食不及言語則嗑正當作盍石經因噬之口而連書之爾獄獄從犾（俗作狺非）從言兩犬方親投骨則嚚嚚人之爭鬭亦猶是也在上之人以一

言定其是非正片言折獄之謂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畫之象有侶乎頤四之一奇梗于其中是頤中有物也故名之曰噬嗑噬之而嗑則有事歸于無事梗化者已除可以亨矣其卦三奇三偶剛柔各半離上震下剛柔並列是剛柔分配而无過强過弱之患也動而兼明智勇齊用何幽隱之不燭何壅滞之不决

雷行電掣相合而章顯六五一柔得中而居君位在上以行其志雖未爲當位而于刑獄之用則爲利也柔爲大君有剛中之應君臣相得剛柔相濟不可云不當位六五无應有居非其地之嫌不能致斯民于刑措然刑獄之事與其失諸嚴刻无寧失諸寛厚柔中之不當位宜无擊斷苛慘之害矣

雷電陰陽激燿也象雷雨之中有光屈曲而見小篆作電從雨從申言陰陽相蒙蔽以此申達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自下起以達乎上電自上發以及乎下其聲與光交相會合而成發舒之氣今雷尚在下電猶在上是中有所間隔必上下通徹而後噬者可嗑也先王觀于此象見電已照未即下行雷已作未即上奮明威既具使人望而知畏乃顯著其罰明而可見嚴肅其法勑而不弛人人知所恐懼相戒而不陷于羅罔則刑期于無刑不難至也

敕敕誡也從攴從柬乃約束驅策之謂石經誤從力則不成字或誤從來作勑則勞之來之之來字也讀洛代切與敕遠甚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二爻以畫象言之乃所以噬物者以用獄言之則治人之罪者也過惡始萌而遂加懲創在居上之君子无刑罰擊斷之酷在无知之小人有畏法懼禍之心勝殘去殺或可幾故屨校滅趾為无咎乎　校

合两木之意屨校言以两木為械以足納之如着屨者然滅趾械没其趾滅而不見也或云斵足指之刑誤矣聖人用意立象俱本仁厚不欲苛刻焉有小惡而遽刖趾者乎况又云无咎也

屨屨從彳從婁婁者數也為行者所數須也左傳資糧屝屨屝侶乎艸所為者

校校從木從交周禮六廐成校以木交互為馬闌也凡几俎貫穿之物通謂之校頸手足械俱以木相合而為之亦呼為校因其两木

相並借為考校校量之用滅滅盡也從水從烕烕者火死于戌加之以水更无餘燼矣止止象足跡之形右筆不到底乃足心空處醫家所為湧泉穴也人行維此親乎地而不動則止矣通為行止之止俗儒恐其相混加足為趾而兩義俱亡鐘鼎欵識有[illegible]字即止也後人不觧以為足蹟形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趾所以行屨于校而滅沒其趾則不可行矣士君子

之過或稍有一念之未純俄起而隨覺原未嘗見諸行事小人之憤欲有以警戒其始使之畏罪而不敢行則屨校之阻其奔逸者為甚善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禮有膚鼎以肉之柔軟无骨者實之二柔爻柔位此其象也頤中之物膚最易噬大臠恣啗有滅没遮蔽其鼻之象食而如此不免喪失其威儀矣何以得无咎乎飲食之事易生忿尤大者至于訟獄今僅禮文

之過差亦易為修飾者也故可以无咎　鼻為氣所出入之官食而遮沒其鼻將不能不咽矣蓋亦不能遂其貪者也未至于咎以此

膚膚皮也從肉從盧盧所以盛物皮所以裹血肉筋骨有相侶者自鼻象形引氣司臭之官也借為自已之自小篆反加畀以別之言以氣相付與也无理之甚詳乾卦大象傳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為頤之下頷噬物之力皆出于此二當動衝乘剛之上物无梗塞有大嚼之象者初成之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柔爻而處剛位以肉冒骨之象也居下卦之上逼近離火腊肉之象也肉以鮮為美腊以制度得宜為美不中不正是五味失飪調和失時且暴腊就日而身在雷體日熯无功肉將及敗食肉有毒之象也其鮮不如二之膚其腊不如四五之乾噬腊遇毒可為養

小失大矣寧无小有所羞吝乎然亦足以為飲食之戒故又得无咎

腊　腊乾肉也從肉從昔昔前日也肉為腊則昔者之所藏可進于今日也小篆竟以昔字為因肉而制指欲為去皮殘肉日所以暴之使乾誤矣若然則何不罷欲于日下以象意而徧顛其位以背繆于義理

𢍰欲者古虞淵之虞字也象重山之形𢍰其高峯者遠視蒼茫望高如界也𢍰其下體者重水空淵不見

山足也日沉虞淵隔于重山重水之外故為昔也欲假借為腊肉之用則可反以昔日為假借則不可也

[篆文肉]肉截肉象形外指其皮肉指其紋理凡骨肉皮毛等文字聖人皆指鳥獸取意未嘗直言人也人為全體可象不當作觧截分析之形是亦仁人君子用心不可不知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腊亦常事爾何以遇毒乎居不中正肉非精美雷

火之交曰失其職居位不當故有此象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五離體為日為火故皆云乾四獨陽爻乃云乾胏胏者肉之大臠而帶骨者也即截字大臠帶骨而乾其堅甚矣古者季冬之月獵取禽獸以祭百神因取其肉乾之以為他時之用金矢所以獲禽獸者及噬乾胏而乃得其昔時鉃中之箭鏃飲食之內危險如此必艱難守正然後為吉漢儒引周禮先入鈞金束

矢三日而後聽訟閉在上者黷貨鬻獄之門非聖人垂教萬世之意也周禮偽書不可為訓况于乾𦙍金矢有何連合寧非冒昧邪詳玩中四爻皆噬物之象噬不欲其輕易乾胏最難下咽故獨得吉惟人于食途最廣三四當人位故遇毒得矢言其食中之禍食而知禍可无用獄矣

胏胏食所遺也本作𦙍从肉从勹包从士士人之相問遺用此可包裹之肉也即一束修脯之類从出者

大𦣞掩豆之意矢弓弩矢也象鏑栝羽形以其直也借為直遂之用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人之于食必先目察其可否而後口噬之離為目其光在五四之噬胏得矢若是乎不加詳審其以艱貞為吉者待嘗試而後明爾未可云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爻佀肉剛位為乾故六五為噬乾肉之象人君玉

食鼎列黄金雖非大庖備物之時而其罷具之華美亦當知警戒于其間必貞厲然後得无咎飲食人所同欲且一日不可无者易生嫌隙惟節儉寡欲之人自然鮮所爭奪人君使民无訟非身先節儉不可儉者不奪人天下化之可以刑措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臨事與物未有可以易忽者而于飲食聽獄則尤宜敬慎焉葢飲食人所欲得得不思義則咎在已聽獄

為死生枉直之所繫不得其情則禍及于人詳審危懼始能得當聽訟猶人哀矜勿喜雖得當而无失出失入之事豈足為盛治乎彖傳言不當位舉治道而論也此言得當據一事而論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上兩陽為頷頬之上下所以噬物者其骨節交又相繫故皆云校初在下象屨校上在上象何校罪人何校于頸揜滅其耳而不見居卦之終怙過不遷之

象仁人君子雖欲宥之不可得故凶此皆主化民之君子而言不能勝殘去殺而以用獄之明斷見稱非凶而何

何何儋也從人從可負戴之役甚勞必借人之力量可任而後使之借為誰何如何之用反于負何加艸以别之其義失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君子非不勤于教人也教而不改置若罔聞故至校

耳之凶其耳德之聰早奪其明矣離爲日爲火本明者也與雷合體則取象于電人心反覆梏亾電光石火須臾斯滅與禽獸不遠

[illegible]聰察也從耳從囱囱虛而通外內耳乃人身之囱牖也小篆從悤以耳爲心之户牖未嘗不可但悤爲悤遽之意又覺取非其類不如古文之簡當

☶☲ 火下山上 賁

噬嗑用獄以刑爲治非盛世事也以文爲治庶幾乎

王者之道也利欲既開上焉者所以消其爭奪之原非教之禮讓不可夫直情而行近于禽獸其合雖易是為苟合苟合无文其離亦易故必以禮飾情相與為敬而後合可久此賁所以次噬嗑也卦取山火而成象山固草木禽獸金玉貨財之所自出而得火氣之温和以涵養薫炙之則其光華歷歷而潤飾于外如人之氣質即美復加之學問自然粹面盎背神采煥發而不能掩其為文也豈繪畫所可施色莊所可

襲乎故大傳云賁无色也无色之色乃為至文至于爻之六象則皆取求賢下士之義盖國家之禮文莫重于聘賢人人生之際會莫大于君臣之契合而其為貴則良馬安車束帛加璧又侶乎情文盛而誠意衰故彖辭僅云小利有攸往爻辭則俱有不就徵之象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隱于山林弓旌所至于日光之照文明烜爛豈不可出而有為何以甘老死于巖壑耶不知君子出處雖内信于己又必外度其君時

不可用而徒以文飾之盛勇于信任未有不身名俱敗者聖人于此三致意焉四五為君相之位皆有求賢之象以陽剛為賢君相陰柔必當濟以陽剛之德方可言得人也初九賢而居下當賁之始未即應君相之幣聘舍徵車而安徒步六二以柔居柔不足以輔弼斯世特在二陽之間亦為顧問所及九三日之將升欲陟乎山有出而應用之象上九處山之最高文飾所不能加有遯世自得之象恭敬者幣之未將

者也說賢而徒見其玄黃圭璧之文胡足以動賁然來思者乎窮巖邃谷日月之所不照避世君子甘與木石鹿豕為伍而居之乃煌煌璧帛一朝臨莅此山下有火之所取象也山指隱居之地火指聘錫之光輝此賁之義也而賁之文義又為組繢花卉于玄纁幣帛之上而加以珍貴之物則圭璧重寶也合此二者以聘賢人即束帛加璧之禮也郝仲輿謂以為虎賁之賁同而牽强其說以合之實逕庭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人情直遂則鹵莽鹵莽則多所窒礙而不能亨賁則文飾而有禮讓禮讓相親何患不亨遵其時者亦可姑試其德藝而小有攸往之利矣夫人君能好賢禮士玄纁圭璧以聘隱逸之君子亦畢世不可逢之嘉會宜乎在下者可欣欣向往而大有為何以僅云小利有攸往也惟恐文盛之世徒有好賢之名而无其實其于賢也果能學焉而後臣之乎果能薦之于天

授之以位乎是未可知也君子于此烏得輕其抱負以成苟且之功名小利有攸往示未果于進也

賁賁飾也從卉從貝貝為介蟲身具錦紋卉為草木之華葉采色章著皆自然而有文飾者也以為交際之用則卉指幣帛之五采貝指圭璧之珍寶也若虎賁之賁上從犇省體下從月鼻指其麤氣當作賁可通犇奔不可借為賁飾小篆廢象形指事如此之繆誤未易枚舉仲輿留心字學作讀通書何亦有此失

耶愚故曰不知六書者不可以解經實非虛語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何以亨也夫一物之盛不可以言文一色之著亦不可以言文離之所以為離者以坤止一柔來處乎兩剛之中剛得柔而成文故亨也艮之所以為艮者以分乾中之一剛上而處乎兩陰之上柔得剛而成

文故小利有攸往也凡此剛柔之往来錯綜即成玄黄間襍之象天有陰陽即有其文是天文也火文明而山止苟无文明則虎豹同于羊犬文明而不知止則後進等于巫史文明而止則文質彬彬是人文也天文者人事見乎下則晶華應于上大之為世運之升降道德之汚隆小之為政治之得失寒暑之遷移君子觀之而審察時變其莫為莫致者无不别白于心目何非常之足駭與人文者古今之所尚風會之

所趨行之既久其弊必生昔日之經天緯地不特棄為塵土且滔滔日下而厲民者多矣君子觀乎此則因其所必當因革其所必當革損之而得其中益之而得其正化乎舊而成乎新漸仁摩義天下之風俗煥然矣　火薪傳不留時時變易之象山一定不改化成天下之象　剛柔往来俱以剛為重柔来文剛以剛據主位而柔来文之如諸侯之朝于天子如女之歸于男其亨者言陰陽俱得而亨也分剛上文柔

亦以剛據主位而分一席以上文柔之客如天子之適諸侯如男之逆女其小利有攸往者言隂得陽之助而隂利往也注傳于此俱未徹透

寀察覆也從宀從祭祭祀通于鬼神求隂求陽必反覆審體以達其誠敬也說文復有詧字謂以飲食言語相交際而體察人情也當與此合為一字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之生物非山能自生其下有火蓋溫和之氣薰蒸

而成潤色草木蕃盛而光輝賁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經綸天下其措諸庶政者俱煥乎其有文章可以謂明也惟于折獄則務得其真情不欲以文飾雖有其明察无果敢以自恃也本義云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豈禮樂兵農聖人俱視為細事惟司寇一職乃為重與與夫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其先後校著也　山下有火可與山下有風並觀山下之風回旋反激其披拂于物為死氣故為蠱而腐敗

山下之火溫和滃煥能使剛土融洩發為艸木皆華美而光采凡山之向陽者多茂盛向陰者多零落有火與无火異也此賁之義也无敢折獄當與不留獄並觀山上有火為崦嵫之日百年短景而使之遲滯于圜土君子傷之所以不留欲其急出也山下有火為扶桑之日春氣方生日之旭旦正當長養萬物之時折萌殺藝破卵敗殈尚有弗忍而況于人乎此无敢折獄之義也聖人慈愛之心每于刑獄必流連反

覆而不欲决故知蔡氏之注吕刑務為深刻非聖人意也

政政正也從攴從正歐人之不正者而使之歸于正也政教政事皆在上者持其柄使民相率則效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求賢之時陽剛在下有賢人伏處之象宜致安車蒲輪之聘而乃相時度勢量己審人却而不就天下庸夫俗士无不以名物之及身為寵貴則駟馬文茵

所以賁其趾者甚盛豈知名實不副若將逸焉而行
滕履蹻反覺光華之不可掩是賁其趾者在于舍乘
車之顯榮而安廢人之徒步孟子云飽乎仁義不願
膏粱聞譽施身不願文繡正與此同
𨑒徒步行也從辵從土人行有四舟車馬步舟車與
馬三者皆不親土而能行惟步行踐土而勞以徒步
為輕易故借為徒然之用又以徒行者衆借為徒類
徒侶之用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夫能援天下之溺救天下之饑則千駟萬鍾不以為怵如有未能而苟竊軒冕俱為非義之事彼舍車而徒者非介于可乘可舍之間直是舍之則義乘之則弗義曾有弗義而可為者乎君子于辭受之際其嚴如此

六二賁其須

下卦以剛為主而二柔来文之非有獨立獨行表見

于當世特以求賢之時上麗九三下附初九皆賢士也而已處其間彼有聘幣之至此亦因之而及賁其須之象也須附于口隨其動止不能自主之物卦反噬嗑而来有頤象自三至上肖頤須垂頤下二當其位須眉毛髮膚之文也　日之初升其光采變幻絲絲下䠊如旗斿山下之日初升之時也二為日光正下䠊之文采也賁須之象確不可移易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賢人君子宜在高位日雖初升未離山麓必將麗乎中天初三兩陽為日質二一隂為日光質興則光與之俱興者矣其須者謂兩賢與之俱上進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賁已文矣而又加濡焉如采繢之豔色而沾濕之其光華更為煥發位當上下之交將翻然出而用世在上者禮固隆渥然必誠信以任之期于始終一德无或衰替之乘斯盡矣故以永貞乃吉也　日浴咸池

而出一洗舊而更新其賁飾之采采俱從盪滌而來
故云濡如然運行既久恐有昏玷之染則為旦晝之
梏亡矣惟以永貞為吉聖人戒慎恐懼虞采色之奪
目自有洗滌之功克已是也克已即復禮賁非有以
增益其光華濡之而賁益盛佛氏之學有身无心原
无昏玷何所用其洗滌自謂高出聖人指戒慎恐懼
為凡夫光華為邪慧究之光華撲滅昏玷繩承知及
易仁守難窮年畢世无可依據矣

渪濡水名從水從需以其有需待之義故借為濡染沾濕之用說文有擩而主切字乃為染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永貞之吉者言敬賢如始樂善不倦直至于終无可加于其上是為終莫之陵陵越也即好仁者无以尚之之謂　日雖在山下頃刻登天卬陵可踰日不可踰賢者宜在高位與日同升周公雖不為天子孔孟并不得如周公之制禮作樂然而周公孔孟之道如

日照萬古終莫有陵之者不患无位寧不然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其位與時好賢禮士之大臣也亦國家之老成人也下有抱德懷才甘貧賤而不出身者既知之而用之不力求之不早徒使徵車之屢駕數見其往返而彼已老于巖穴矣所謂賁如皤如也皤白髮也即皤皤良士之意然與其終棄而不用曷若責報于末路乎自宜更加其誠敬遣潔白之良馬服安車而再往飾

旌旗以羽毛而為華采之翰復下聘賢士彼必當鑒其誠敬之實意翻然起就矣賢人君子亦欲出而自行其志豈真以名器為斧鉞乎終知我之匪寇欲與彼為婚媾爾

皤　皤老人白也從白從番須髮非生而白者自黑而轉蒼蒼蒼而轉白更番而至者也白　白西方色也象百穀艸木之實中指其發生之意果與穀之種縈褋不勝數其仁則无有不白者以其得秋氣而堅故為西

方之色雖未必皆孰于秋時至亦總謂之秋如麥秋之類古文中含二畫指凡仁皆雙甲者𣂪翰從羽從𠦝翟雉采羽可以為旌旗之飾日光照之而烜爛也借為采藻華翰之用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居近君之地可云當位矣才質柔弱遲疑而不果使求賢之典禮黄髮而始逢其盛然猶愈于聽其老死而不顧者非冦婚媾合之既難自能久敬而不

衰可以終无怨尤也豈不勝于茍合易離者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下賢之主能降貴而求賤處高而敬卑賁飾夫隱逸丘園之士可以為難矣然而一束聘賢之幣帛往來道途日就弊壞而賢人不至戔戔弊壞之狀即殘殘也聘賢如此必其恭敬之不足君子不可以虛拘豈不可羞吝乎然而愈于驕恣侮慢者遠矣故雖不得天下之大賢亦必有奔走禦侮之臣出而應之可以

獲終吉也

丘邱土之高也省山之高峰以指意小篆作丠失其義矣園園所以樹果也從囗從遠省藝蔬之地附于場圃近而隘農家所共有者樹果之園非公侯卿大夫不能置必廣濶深遠而後可隱士之高蹈邱園者以此為適情養性之所也束束縛也從囗從木謂既伐之木以繩圍縛之也借為約束檢束字用帛帛繒也從巾從白凡先織後染通謂之帛戔戔賊也從二

戔相殘賊之意今但用殘殘餘物也不知有戔讀若

箋舍本字而誤讀以致誤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人君之喜莫大于得人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濟以

成賁飾是則六五之吉天下之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以陽剛之質居乎世外其體高潔玄黄圭璧不足以

飾之者也彼義弗乘者姓名蹤蹟尚或表著于人間

故世得而賁之但自棄而不顧爾至于弓旌之所不及命令之所不加天下未嘗知有此人也是謂白賁何咎之有　白賁者九章五采无所點染而晧晧之姿足以奪目雖天下之至豔莫敢與之爭先此素以為絢而夫子亟稱夫禮後之意也日之升沉一日一變髙山在望終古如斯人生之功業文章俱有本不本存焉其際而道德仁義與性命俱來者豈可稍受塵氛之汙濁初舍車而從義上白賁而得志始終有

以自主樂其所樂憂其所憂登泰山而小天下富貴云乎哉　皤髪之白帛繒之白白馬之白白賁之白聚衆白于山體山骨磊磊白石鑿鑿之象也然皤也馬也帛也俱指一物而言惟白賁則无質可名居山之最髙无物不出其下非一物所可象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斯時而稍有未慊之心必將自露其風采而求知于當世惟其市井草莽无之不宜饑寒勞役无適不可

其志囂囂然奮乎百世之上而自以為得人孰能知之

或曰賁乃文明之世豈至賢人遯藏若是其甚與曰斯時而茍得賢人以用之豈遂至于剥哉往來之介讀易者所當知也夫質勝于文而失之野設施以禮讓而救之易文勝于質未有不流而為欺偽者矣欺人自欺巧言令色皆文勝之害也賁而終以白賁聖人有憂之

周易象辭卷七